

夜光杯文丛

百衲衣

黄宗英◎著

Bainayi
Huang Zongying Zhu



文匯出版社

百衲衣

百衲衣

黄国真口述



黄国真口述
黄国真口述

黄国真口述

夜光杯文丛

百衲衣

黄宗英◎著

Bainayi
Huang Zongying Zhu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衲衣 / 黄宗英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10. 8

ISBN 978 - 7 - 80741 - 941 - 9

I. ①百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29918 号

新民文库·夜光杯文丛·个人专辑

百衲衣

作者 / 黄宗英

新民文库总策划/朱大建

特约编辑/贺小纲 责任编辑/陈今夫 封面装帧/周夏萍

出版发行/文汇出版社(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)

经销/全国新华书店

照排/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/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/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/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/890×1240 毫米 1/32 字数/210 千

印张/11.375 印数/1—5 000

ISBN 978 - 7 - 80741 - 941 - 9 定价: 28.00 元

读黄宗英《百衲衣》

——我的“小妹”情结

黄宗江

一晨，我乘轮椅自莲花池归家，路上一中年妇女走近，开口就说：“请问，黄宗英还健在吗？”我答：“在而不健。”又找补了一句：“还在写。”知音慰然而去。

宗英患脑栓塞；又脊椎骨折，卧病坚挺于华东医院逾三载。《新民晚报》编辑贺小钢隔三差五发其“百衲衣”近百篇，今连辍结集。我感到首先得感激华东医院。在这里寿终我的知交师友，就有巴金、佐临、柯灵、特伟、孙道临、乔奇、李玉茹……寿贺百岁的汤晓丹、陈鲤庭……还有比我小四岁，年仅85的我家小妹。她放在膝盖上写作，随时准备着或入世、或出世、或开笔、或掷笔、录其一生得失，或巨浪、或轻波……

我是她大哥，她是我小妹，我们时见时不见地近一个世纪。她的这些纪实文字，我过去大多看过，说的她身边事我也大多熟悉，我现在仍饶有兴趣把这本书的大样一篇篇翻过去。字里行间也时见我出现，零零碎碎的。翻过大半部，忽见出现一篇《童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》，写了我们的爸爸后，就写到了“再有，是我大哥宗江”。

“他老是干些我想不到的事，我最疼他。他13岁时办了个正式式的铅字印刷的报纸《黄金时代》，我只得投稿。他到上海演话剧，我也就跟着上了台。他恋爱，我就用才学的英文打字的本事，帮他打那长长的、我不太懂的情书。他游海外，我就替他承担长子赡养母亲、扶持兄弟的责任。青少年时期，我们从不谈心，却彼此了解、笃爱。而今，年龄愈增而弥甚。

摇头晃脑抑扬顿挫教古文的长髯老先生，给我们上《祭妹文》，老泪扑簌，痛哭流涕，好像是自己的妹妹死了。当时，我还想，我若死了，我哥哥也会写一篇很好的《祭妹文》；或从此把笔扔了……现在，他祭我，我不忍；我祭他，他可能‘笑场’（每次，我一本正经对他，他都‘笑场’）。还是暂时谁也别祭谁，多写些让大家都不哭的作品吧。”

小妹写的极准，却不尽确，有想象得之处。我一生写过一些情书，有的让她看过，但我从未写过英文情书，包括对洋妞。再有，我十三岁时在青岛上中学，和比我大三岁的李普，在萧军主持副刊的《青岛日报》上编过一个周刊《黄金时代》，文字是李普和我两人全包，从未收到过外稿。这《黄金时代》顾名思义面对少年读者，而宗英那时是才八岁的儿童，我一点不记得有她的稿件。

有一点她说的特准确，就是“青少年时期我们从不谈心，却彼此了解、笃爱。而今，年龄愈增而弥甚”。说来也怪，兄妹之间，无需谈心，却心心相印。

我俩都从事艺文，却从不论艺谈文，我们当演员时，当然是崇斯（坦尼）却从不谈斯；当作家时当然是崇毛也从不谈毛。不过在

“文革”后有一次《宗英宗江“一家”争鸣》幸得《电影文化》记录在案(1980.4),辑我发言如下:

前天我逃会,黄宗英对我进行“攻击”,我要“自卫还击”。我们兄妹相骂,也是百家争鸣的一种形式吧。回忆当年,大概一九六一年,由于我在新疆,乃幸免于四人帮狠击以周恩来为首的新桥“黑会”。在和田遇好友李恩杰,他向我传达了周扬同志说的“写熟悉”。不久,接到黄宗英的“密件”,我就给她回了电报“写熟悉,莫忘深入生活激流”。不久以后,我在内蒙又收到了宗英一个电影剧本,我又回了一电。后来,在京我碰到阿丹。他说,你的电报写得很刻薄,不过还是对的。夏(衍)公还称赞“兄妹电报谈创作”。我忘了我都写了什么。瑞芳给了我温柔一击,我一下子把原词都想起来了。有位女作家赵清阁同志,辈分比我们大。当时她写了一个电影剧本《向阳初开》,是她首次写工人题材。可是黄宗英写了一个我们家乡温州瓯剧里的民间故事,一位小姐为纺织工人的情郎殉情,吃了毒药,叫断肠红。剧名还就叫《断肠红》。我于是又给宗英发了电报说:“清阁女士向阳初开,吾妹反于闰次断肠”云云。“断肠红”也不是不可以写的,但此时此地宗英七稿八稿终于没有搞成。后来她就去了宝坻,和三个姑娘相处。总理说过,我知道宝坻三个姑娘,还是宗英同志首先告诉我的。总理可没说:“宗英呀,我读了你的《断肠红》,为之断肠呀!”所以宗英还是找了更重要的事情去做!

以重大题材为名压制多样化,我是不赞成的,可世间是有重大的东西的。宗英为我遗憾:你不写敦煌,不写侯宝林!……常

书鸿是我的忘年之交，一九六三年我有一个稿子《敦煌夜谈》是为君里同志写的，也曾是我的一条“罪状”。侯宝林，我说过，我要写一个从慈禧驾崩到江青崩驾这一历史阶段，几代艺人。侯兄闻之大悦。有人找他说，我们写一写你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！黄宗江同志在写我！”对我如此义气，如此钟情，我岂能搁笔？可是我无论如何觉得，写张志新比写侯宝林要重要一些，有一个重要不重要的问题咧！

写张志新我是全力以赴，死而无怨的。当然，写的要符合三中全会精神，但我可以说，三中全会讲的留给以后解决的问题，张志新已经谈及了。同志们帮我想想，能不能符合三中全会精神，又超越一点呢？

宗英当时还说：“中央政治局里的团结和斗争最重大，老百姓也最关心，但哪个作家能写？”是的，我不能写。但是我至今还常想旁敲侧击一下“马克思加秦始皇”这样的最最最修正主义呢！

宗英当时在会上还送了我一副对联：“扑不灭的火焰，完不成的杰作。”我答谢并稍加变动为：“火焰扑不灭，杰作要完成！”这是自励语。其实别说吾辈，就是先贤大师们，曹禹、巴金、托尔斯泰、罗曼·罗兰……都是写到死仍憾未尽言。应向一百零五岁的周有光学习，朝闻道夕尚未死，继续笔下纵横。

我前几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，提笔忘字，提名忘姓，吾妹知我一生的感情生活，我一向可说是宁人负我我未负人的，却在最后自己的黄昏做了一次负心之人，悔歉无极，了无生趣，甚至怀疑自己得了老年痴呆症、抑郁症。我的中学大学同班“御医”吴蔚然

为我开了药，我终未服。深究自己的病源，大概是负心症。但总不能这样沉沦无底。读书吧，读读世间书。读巴金《随想录》读宗英《百衲衣》读李瑞、李普、李慎之……渐感到自己体温尚存，心态开朗，再次握笔迄今。深感这人间的亲人、爱人、友人，这人民与人类的人与事是写不尽的，仍有我们可写的，不论是社会和谐、世界大同的大事，乃至风花雪月，鸡鸭猫狗。

这次读宗英书大样，尤感动的是附于最后的两篇报告文学得奖作《大雁情》与《小木屋》。我心中又编织出另一段人间神话：观世音见到了被贬下凡的织女以百家舍布编织的百衲衣，菩萨叹曰：这斑斓大地上的各家碎布有似晴空的片片浮云，可称“百衲云锦”了，愿交世博会展销云云。

2010 春寒转暖

目

录 Contents

读黄宗英《百衲衣》——我的“小妹”情结 / 黄宗江 / 001

第一辑 百衲衣

百衲衣 / 003

急性子 / 004

“反倒笑了” / 006

小斜眼儿 / 009

我喜爱孤独 / 010

673 跳 / 012

《渴望爱情》读后 / 013

不知什么滋味 / 015

- 援救高远 / 017
家长里短 / 019
追踪徐迟 / 021
大起来的烦恼 / 024
征途的人 / 026
看戏 / 029
怎么舍得你！郁风姐 / 031
第一课 / 033
亏了急性子 / 035
开夜车 / 036
实习生 / 038
安息吧，英茵 / 040
庆《蜕变》连演二百场 / 042
第一次登台 / 044
我是演员啦 / 047
《蜕变》被查封 / 049
156号 / 050
谁把霜林醉 / 052
三见岗哨 / 055
伊呀嘿呀呼嘿——《神迷川藏线》书画册代序 / 057
两本好书——李林译文集 / 059
赵丹书画遗作展 / 061
回家了，好好过 / 064
说说减肥丸 / 066
祖母们 / 068

- 美丽的青岛 / 070
油炒面 / 072
大侠黄枫 / 073
理囚衣 / 076
同一轮月亮 / 079
我想她——李玉茹 / 082
牛裁缝 / 085
我演梅表姐 / 089
谢天涯海角知音 / 092
不演陈白露,要演翠喜 / 094
尊重同行的创作劳动 / 097
如果你心里忧郁 / 098
年年过年 / 101
老 / 103
可爱的英子 / 105
焦阿姨 / 109
瞬息舞台 / 113
人老簪花不自羞 / 116
老年的自尊 / 117
天涯何处无芳草 / 120
残章断句 / 123
女儿是爸爸贴心的小棉袄 / 125
美的享受 / 130
八十芳龄的徐凤翔 / 132

第二辑 梦中梦

- 独乘稿页之小舟——致岑范信 / 137
- 住在大哥家 / 141
- 圣诞老人的大袜子 / 143
- 赶五十年前的时髦 / 145
- 读《丝将尽，泪欲干》 / 147
- 朝霞中有一青年——记青年植物病毒学者陈剑平 / 150
- 冷门与热门 / 153
- 森林女神的梦 / 156
- 平安家书 / 158
- 水仙·我俩·他俩 / 160
- 贺韩美林娶妇 / 162
- 谗 / 165
- 谢谢翻译家们 / 167
- 涌涌红杜鹃 / 169
- 走前一步的徐迟 / 172
- 心到就好 / 175
- 匆匆一掠中州 / 178
- 我被叶君健吓着了 / 180
- 我嫉妒 / 184
- 夏练三伏之乐 / 187
- 冬草之歌 / 189
- 好个新凤霞 / 192
- 有病不呻吟 / 194
- 开学了 / 197

子夜续读 / 199

多好啊! / 201

致电影《家》的伙伴们 / 203

给董鼎山的信 / 207

书名已想好了 / 209

我的近况 / 211

李景端的“三次方” / 214

加油! 加油!!! / 216

他拣了个好日子,漫天灯火迎他 / 218

第三辑 霜叶血

童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/ 223

翩翩长者陈鲤庭——他也是我的电影引路人 / 233

赵丹永远活着 / 243

张正芳小传 / 255

大雁情 / 263

小木屋 / 297

编后记 / 344

第一辑 百衲衣

毫厘出书，
也是人生的又一次分娩

百衲衣

民间有个风俗：谁家生孩子，当姑的要为将生的孩子缝一件百衲衣，衣面是向一家一家讨来的花布头拼缝而成。有了百家的呵护，孩子会结结实实长大。

我现就给自己缝件百衲衣，自娱自遣，并以之谢我知音。

2006年11月18日